

· 外 交 ·

俄罗斯议会关于美国在乌克兰 军事生物活动的调查报告述评

李 燕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围绕俄乌冲突的原因,学界有多种解读。2023年4月,俄罗斯国家杜马网站发布《调查美国专家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生物实验室相关情况的议会委员会最终报告》。该报告从生物安全视角阐释了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报告认为,美国军事生物计划已有80余年历史,其海外军事生物活动对人类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活动的目的是收集当地生物信息,服务美国军事利益,将乌克兰变成美国海外军事生物基地;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及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对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生物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是反对“外国代理人”的战争。该报告证据基本确凿,分析理性全面。这是全球第一个官方生物安全报告,有助于深入了解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以及客观认识俄乌冲突。同时,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极其复杂,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国家间平等原则,加强并完善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的监督核查机制,通过共商共治等途径解决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俄罗斯 乌克兰 生物安全 美国生物实验室 俄乌冲突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25)01-0018-26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基础学者研究项目(XJ2020004)

[作者简介]李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引 言

关于俄乌冲突的原因,学界有多种分析。其一是从地缘政治视角,将俄乌冲突置于俄罗斯与西方争夺势力范围的大背景下分析。有学者认为,表面看冲突发生在两个东斯拉夫国家之间,实质是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总

爆发,乌克兰成了大国地缘博弈的牺牲品^①。还有学者从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不断恶化的安全困境入手分析俄乌冲突的原因^②。其二是从历史和民族矛盾视角,分析俄罗斯国家观念与西方认识的差异和结构性矛盾及其影响^③。其三是从综合视角分析俄乌冲突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认为俄方意欲阻止乌克兰独立发展、融入欧洲、加入北约,将其重新纳入俄战略轨道和势力范围,同时“逼和”美欧,改变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格局,并以外部矛盾缓解国内压力^④。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学界研究不断深化。有学者从“地位信号”理论出发,认为俄方的军事行动是基于“斗争型”国际地位寻求策略,由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促成的结果^⑤。还有学者综合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等顶级智库观点,从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俄乌“无界之域”关系的角度分析俄方行动的起因^⑥。这些分析表明,俄乌冲突的原因十分复杂。双方并未正式宣战,实际上就是一场现代意义的局部战争,应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理解。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介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随着冲突延宕,该因素的影响日益凸显。

2023年4月12日,俄联邦议会两院,即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批准了《调查美国专家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生物实验室相关情况的议会委员会最终报告》(以下简称《最终报告》),并在议会网站发布^⑦。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关注美国在后苏联空间的生物活动,并收集相关资料。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国防部不断曝光美国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活动的证据,引发诸多讨论和猜测。在此情况下,俄议会组织专门调查,对美国军事生物活动的历史、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作了全面调查分析,并形成《最终报告》,“记录了美国在乌克兰‘犯罪活动’的所有事实”。《最终报告》明确提出,生物安全问题与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密切相关,俄罗斯的直接威胁来自美国和西方。《最终报告》并未明确将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作为俄乌冲突的直接导因,但就报告内容看,可将其视为现实导因之一。

一、俄罗斯发布《最终报告》的背景与材料来源

俄罗斯之所以要组织调查并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年之际公布《最终报告》,有

① 杜德斌等:《“心脏地带”理论与俄乌冲突》,载《世界地理研究》2022年第4期。
② 杨雷、张莉霞:《冷战后俄罗斯与北约安全困境的形成与升级》,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2期。
③ 庞大鹏:《俄罗斯国家观念对俄乌冲突的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4期。
④ 冯玉军:《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6期。
⑤ 郑丽丽、汪金国:《地位信号与国际冲突:基于俄乌冲突的研究》,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6期。
⑥ 初冬梅:《地缘政治与超越边界:基于俄罗斯智库对乌克兰危机认知的分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2期。

⑦ Федера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утвердило итоговый доклад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лабораторий США на Украине. <http://duma.gov.ru/news/56843/>

自苏联解体以来生物安全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威胁的现实考量,还有俄乌冲突这个直接因素。

(一) 俄罗斯始终关注并力图解决欧亚空间生物安全问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欧亚地区国家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生物安全问题,且外部影响不容忽视,这是俄罗斯开展生物安全调查并发布报告的总体背景。苏联时期,“政府确信,西方打算把细菌武器作为对付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具”^①。政府在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公共医疗体系的同时,也开展了军事生物实验。在半个多世纪里,苏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批生物实验室,开展炭疽、鼠疫、口蹄疫、霍乱等病毒研究和实验,并研制相应疫苗。苏联解体后,原有生物实验室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俄境内,另一部分在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

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及其盟国就开始介入后苏联空间生物安全领域。21 世纪前后,美国打着“降低生物威胁”和无害化处理旗号,“帮助”相关国家处理苏联遗留的生物实验室。由此,欧亚空间多数国家原有生物实验室的管理权从本国政府“移交”给美国。美国还通过资金、技术和人员“援助”等形式,在欧亚空间新建了一批实验室。实验室的设施条件、技术装备、等级越来越高,多为秘密研究,有的实验室专门收集斯拉夫人种信息。这些国家成为俄罗斯“危险的邻居”^②。根据俄方信息,美国、英国等北约和欧盟国家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改建和新建了一批生物实验室。从实验室数量和合作范围来看,乌克兰是最多和最广泛的^③。

早在 21 世纪初,就有俄学者提出生物武器和生物安全问题^④。2009 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和其他国家纲要明确指出,流行病和大规模疫情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⑤。2013 年前后,俄罗斯生物安全规划中公开提出周边国

① Как СССР создавал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ружие. <https://news.rambler.ru/other/43729957-kak-sssr-sozdaval-biologicheskoe-oruzhie/?ysclid=I9dl0tson272989457>

② Никита Мендкович. Опасные соседи : о секретных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лабораториях Пентагона у границ России . <https://nrc-pnb.ru/vneshnepoliticheskie-aspekty-bezopasnosti/opasnye-sosedi-o-sekretnykh-biolaboratoriyah-pentagona-u-granicz-rossii/>

③ 俄方指出,2011 年后,美国国防部出资在后苏联空间建立和现代化改造并投入使用的生物实验室数量不断增加。到 2018 年底约有 50 个,其中乌克兰 11 个、格鲁吉亚 10 个、哈萨克斯坦 10 个、阿塞拜疆 8 个,亚美尼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有 7 个和 3 个。参见 Владимир Смирнов. Симферопольски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в России сообщили о неудавшихся планах США по созданию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в Крыму. <https://russian.rt.com/world/article/587250-ssha-biolaboratoriya-krym-simferopol>

④ Евстигнеева В. И.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ружие и проблемы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s://arms-control.ru/course/lectures03a/vive30325a.htm>

⑤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2.05.2009 № 537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 <https://ancud.ru/old/law/up537.pdf?ysclid=lc48a5qg97469707518>

家生物安全问题。2014年后,俄罗斯政府把“美国实验室”作为涉及生物安全的重要外交问题,提出要对其加强跟踪监测,并于2019年起草《俄罗斯联邦生物安全法》^①。新冠疫情开始后,围绕该法案及国家生物安全的讨论骤然增加^②。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与俄方就生物安全问题展开沟通,并指责俄方沿袭苏联时期的“信息战”手段散布“虚假信息”。鉴于沟通不畅,俄方不得不投入军事力量开展调查。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开始集中收集美国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活动的证据。

(二) 俄乌冲突的爆发是直接导因

俄方选择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一年多之际发布《最终报告》,一个直接导因是在舆论宣传上配合普京2023年国情咨文演说。俄方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面临各种压力和批评。乌方称之为“俄罗斯的侵略”^③,美西方媒体也大肆指责俄“全面入侵乌克兰”^④,加上“布恰事件”^⑤等“人道主义事件”,国际舆论对俄方十分不利。2023年2月21日,普京发表国情咨文,谈及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和进展,指出“近年来美国和北约在我国边境附近快速部署军事基地和秘密生物实验室”^⑥。这是俄罗斯总统首次在国情咨文中公开提及美国生物实验室。普京直言,俄乌冲突“是美西方挑起的战争”,“他们毫不隐瞒灭绝俄罗斯的想法,还希望将这场地区性危机变成全球性对抗”。普京还指出,美国在境外建设数百个军事基地,将其“安插在全世界”。西方准备将乌克兰打造成攻击俄罗斯的“武器发射场”,“俄罗斯必须先发制人”。他表示,西方支持2014年政变,其意识形态基础是俄罗斯恐惧症和极端民族主义,而“‘反俄’活动是俄乌两国边界不稳定和冲突的温床。美西方的目的是在欧洲点燃战火,通过代理人战争消灭竞争对手”,俄方“不是与乌克兰人民交战。乌克兰人民已成为基辅政权及其西方主子的人质,那些人实际上已在政治、军事、

① 李燕:《俄罗斯生物安全立法与实践》,载《俄罗斯学刊》2023年第3期。

② 参见 Петр Каменченко.《Тот плохой коммунист, кто не мыт и не чист》: Как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боролись с эпидемиями за сто лет до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https://lenta.ru/articles/2020/04/02/sanprosvet/?ysclid=19do8k01z8929733480>; Вирусолог: у нас во времен СССР лучшая система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s://rossaprimavera.ru/news/ab784ef6?ysclid=19dovo7p2d835201239>; Никита Мендкович. Опасные соседи: о секретных биолaborаториях Пентагона у границ России. <https://nic-pnb.ru/vneshnepoliticheskie-aspekty-bezopasnosti/opasnye-sosedi-o-sekretnyh-biolaboratoriayah-pentagona-u-granicz-rossii/>,等。

③ Артём Будр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издал указ о всеобще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https://www.unian.net/society/zelenskiy-izdal-ukaz-o-vseobshchey-mobilizacii-novosti-ukrainy-11717035.html>

④ Connor Echols. New poll: Nearly 70% of americans want talks to end war in Ukraine.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ukraine-peace-talks-poll/>

⑤ 2022年3月底,在基辅附近的布恰镇街头出现多具尸体。乌克兰媒体称,这是一起俄军枪杀乌克兰当地居民的“屠杀事件”。该说法引发多方质疑。

⑥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Онлайн видео и текст. https://www.ng.ru/politics/2023-02-21/100_putin21022023.html

经济意义上占领了乌克兰,摧毁了乌克兰工业,掠夺其自然资源”,“西方将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攻城锤和试验场”^①。

普京的讲话引起很大反响。俄政治学家鲍里斯·亚克缅科表示,最近的事件表明,俄实际上是在与北约作战,而不是与乌克兰作战。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俄与北约没有宣战,但实际冲突明显可见^②。阿拉伯专家艾哈迈德·穆萨·霍马尼认为,普京亲睹苏东剧变,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宣布采取军事行动,是“首位与美国开战的人”,正是普京给瓦解俄罗斯的“美国梦”致命一击^③。《最终报告》中有关美国生物战规划、美国在全球部署生物实验室、美国对乌国家生物安全系统的操控等内容,从生物安全角度指控美国介入乌克兰事务,强调俄方军事行动的“正义性”,与普京国情咨文中的观点相互印证。

(三) 材料收集历时多年且证据充足

《最终报告》的材料主要由俄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简称“三防部队”)收集。该部队是俄罗斯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生化、核安全形势而组建的,专门收集安全情报并处理国内外安全事件^④。2014 年乌克兰危机之初,俄“三防部队”就开始加大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亚地区生物活动的监测,对美国设在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展开调查,普京总统也多次公开质疑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目的。可以肯定,乌克兰危机升级前俄方已掌握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情况并跟踪调查,但不能确定实验室的具体数量。多数证据是在军事冲突开始后收集并予以公开的,主要是乌克兰部分生物实验室中未及销毁的材料、文字证据和电脑文件等,还有被俘乌克兰军人及乌东地区居民的口述材料等。

在乌克兰危机升级的最初一个多月时间里,俄国防部公布了几十份文件,揭露了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情况及美方“赞助者”的工作细节。俄方在基辅附近的 5 个生物实验室发现了乌卫生部 2 月 24 日的命令,要求紧急销毁储存危险毒株、用最危险病原体进行实验的文件,向美国紧急转移一系列病毒与研究成果的文件,还有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Онлайн видео и текст. https://www.ng.ru/politics/2023-02-21/100_putin21022023.html

② Глеб Иванов. «На Украине мы сражаемся с НАТО». Для чего нужна частичная мобилизация? https://aif.ru/politics/world/na_ukraine_my_srazhaemysya_s_nato_dlya_chego_nuzhna_chastichnaya_mobilizaciya?from_inject=1

③ Антон Уткин. Al Mayadeen: Спецоперацией Путин нанес упреждающий удар по США и не дал развалить Россию. https://www.pravda.ru/news/world/1802578-putin_protiv_ssha/

④ 关于俄罗斯“三防部队”的详细情况,可参见谢漪、章志萍:《从“融入西方”到“追求主导”——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演变》,载《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1 期。

多份工作文档,如乌方给土耳其拜拉克塔尔无人机制造商的订单等^①。随着军事行动的推进,俄方不断发现新证据。扎波罗热州管委会成员披露,扎波罗热州境内至少有3个生物实验室;军事冲突开始后,当地紧急疏散包括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公民在内的工作人员,拆除设备,加强安保^②。还有电子数据显示,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方通过敖德萨转走大量生物材料、危险病原体,以掩盖生物武器研究痕迹^③。俄军方还在军事行动中获得了多份名单。2022年4月,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公布了参与实施军事生物计划的各国官员的姓名,包括担任乌克兰科技中心执行董事的美国人柯蒂斯·贝拉赫、来自欧盟的STCU董事会主席迈耶^④,还有乌克兰国家机构和私营公司代表谢尔盖·莫尔贡、谢尔盖·利托夫卡、弗拉基米尔·库尔皮塔等。俄国防部称,已掌握100多名两用生物项目参与者的个人信息^⑤。随着军事行动的推进,俄国防部一边补充或收集新证据,一边将其随时公布。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新证据^⑥。由于俄国防部公布的关于“美国生物实验室”的材料越来越多,生物安全一度成为俄乌冲突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在大量证据面前,美方不得不承认在乌克兰设有生物实验室。同时,俄方继续加紧收集材料,并组建“议会调查委员会”进行专门调查。俄方宣布,调查目的是“分析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生物活动的缘起与条件,向俄联邦政府通报并向社会公

① 订购可播撒生物材料的无人机订单。参见 Иван Зуев. Биолaborатории на Украине: что о них известно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 <https://tj.sputniknews.ru/20220427/biolaboratorii-ukraine-1047991711.html?ysclid=la4fc7s0ow991242046>

② Власти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сообщили о трех биолaborаториях в подконтрольном ВСУ Запорожье. <https://www.sb.by/articles/vlasti-zaporozhskoy-oblasti-soobshchili-o-trekh-biolaboratoriakh-v-podkontrolnom-vsu-zaporozhe.html>

③ Иван Зуев. Биолaborатории на Украине : что о них известно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https://tj.sputniknews.ru/20220427/biolaboratorii-ukraine-1047991711.html?ysclid=la4fc7s0ow991242046>

④ Раскрыты шокирующ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анализа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биолaborаториям США на Украине.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2/04/14/raskryty-shokiruyushchie-rezultaty-analiza-dokumentov-po-biolaboratoriyam-ssha-na-ukraine>

⑤ Иван Козлов. «Верх безрассудства». В МО РФ объяснили опасность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опытов США. https://aif.ru/politics/russia/verh-bezrassudstva_v_mo_rf_obyasnili_opasnost_biologicheskikh_opytov_ssha

⑥ 关于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通报特别军事行动中中美乌军事生物活动的报道很多,除上述内容外,还有 Раскрыты шокирующ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анализа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биолaborаториям США на Украине.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2/04/14/raskryty-shokiruyushchie-rezultaty-analiza-dokumentov-po-biolaboratoriyam-ssha-na-ukraine>; Патогенная инженерия: биолaborатории США продолжают работать на Украине. <https://iz.ru/1481631/bogdan-stepovoi-andrei-fedorov-patogennaya-inzheneriya-biolaboratorii-ssha-prodolzhaiut-rabotat-na-ukraine>; В Минобороны заявили о более чем ста украинских участниках биопрограмм США. <https://iz.ru/1481449/2023-03-10/v-minoborony-zayavili-o-bolee-100-ukrainskikh-uchastnikakh-bioprogramm-ssha>.

布,协助联邦政府消除威胁,保障本国公民的健康和生物安全”^①。其主要动机是揭露美国在乌克兰部署生物军事基地的完整情况,拨开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的“迷雾”,掌握舆论主动权,争取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联合国层面讨论并解决该问题。同时,也有从生物安全视角为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寻求合法性依据的考量。

二、《最终报告》的主要观点和内容

《最终报告》全文共 207 页,分为 6 章,分别是“美国制造全球生物威胁”“五角大楼在乌克兰的生物医学活动是美国军事生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医学活动的国际法评估”“俄联邦生物安全系统全面应对新的生物威胁挑战”“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关于加强俄联邦生物安全系统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制度化的建议”。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最重要的内容,即美国的军事生物活动及美乌军事生物合作。

(一) 美国全球军事生物活动严重威胁人类安全

《最终报告》对美国军事生物规划及演变历程、美乌军事生物合作内容与形式、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后果等作了全面分析介绍,完整披露了二战至今美国的全球军事生物活动。报告指出,美国凭借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与国家实力,几十年来不断落实其军事生物规划,进入新世纪后不断向海外渗透,在世界各地部署生物实验室。“美国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既使用过核武器,也使用过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军事生物活动已构成全球生物风险与威胁”。

1. 美国有全球军事生物规划,研制生物武器是其主要目标

《最终报告》首先追溯了美国全球军事生物规划与演变过程。报告指出,早在 1942—1943 年美国就开始启动生物武器计划,先后在马里兰州、犹他州建设实验室和大型实验场,在亚利桑那州建造生物战剂生产和存储库。二战期间及战后,美国中情局实施“回形针行动”^②,从德国和日本“引进”生物专家,其中不少是战犯。他

^① Итоговый доклад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ю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созданием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специалистами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лаборатор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http://duma.gov.ru/media/files/yAyyTotA3CCDYVpDmjA4mf0l18jAEc8R.pdf>; Федера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утвердило итоговый доклад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лабораторий США на Украине. <http://duma.gov.ru/news/56843/>

^② “回形针行动”(Paperclip),是二战结束前美国实施的一项吸收德国纳粹科学家的计划,最初称“阴影行动”,后改此名。该计划酝酿于 1942—1943 年,美国从德国取得“奥森伯格名单”,于 1945 年开始采取行动,先后将约 1 600 名核技术、火箭和飞机技术专家及其他领域高端学者,包括生物学家转移到美国,其中有一些纳粹战犯,美国政府助其免于处罚。1946 年 9 月杜鲁门总统批准该计划。参见 Операция “Скрепка”: как нацистских ученых вывозили в США после войны. <https://ren.tv/news/v-mire/900921-operatsiya-skrepka-kak-natsistskikh-uchenykh-vyvozili-v-ssha-posle-voiny?ysclid=llhwn2p020342554180>; Мфия Новик. Операции “Скрепка” и “Паук”: почему Европа и США спасали нацистов и хоронили их рядом с могилами монархов. <https://life.ru/p/1478006?ysclid=llhwn5svj22378110826>

们被安排参与秘密军事生物项目研究,并免于战争罪惩罚。这些人是美国早期生物武器专家的重要来源。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已建成一个军事生物武器库,以炭疽杆菌、土拉菌、鼠疫杆菌、黄热病毒、布鲁氏菌、马脑炎病毒等为基础研制新病毒或细菌,同时研制军用运载工具(改装的小口径炸弹、专门设计的集束弹和空中喷洒装置)。这些生物武器不仅可杀人,还可毁灭农作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均使用过生物武器。1969年,美国正式宣布停止生物武器研制,1975年批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并未停止生物杀伤剂研究^①。且没过几年,美国国防部就因专家“抗议”,改变了对生物武器军事价值的看法。

2001年“炭疽邮件”事件发生后,美国中情局借机组织媒体大肆渲染生物恐怖威胁。当年10月,时任总统布什签署《国土安全总统令》,以加强高危新病毒开发实验,并着手研发具有高抗药性的转基因病原体。2002年起,美国生物武器研发投入明显增加,由此掀起一波高等级实验室(BSL-3和BSL-4)建设热潮。2005年后,美国政府不再公开生物防御计划信息,稳步增加资金投入,且始终将军事生物能力建设纳入国家政策文件。2022年10月18日,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项耗资880亿美元的“应对生物威胁新战略”,其主要目标是深入研究特定地区高危传染病病毒,升级美军个人和集体生物保护手段^②。在此过程中,美国军事生物活动不仅没停止,还在生物防御计划的掩护下得以加强。主要举措包括升级本国生物实验室,重建德特里克堡的国防部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将其作为病毒学、细菌学和遗传学研究基地,还模拟作战环境,研究将生物制剂改为气溶胶的方法。2001年美国专家“仿效苏联科学家”,制造转基因炭疽病毒,2002年人工合成脊髓灰质炎病毒,重组杀伤力达100%的鼠疫天花病毒等。美国尤其关注合成生物研究。2014年美国国防部设立生物技术办公室,负责基因编辑研究。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启动了“昆虫联盟”项目,评估各类昆虫传播转基因病毒的可能性。《最终报告》认为,美国正在研究进攻性生物病毒,不断提升本国生物设施现代化水平,在技术上不断改进升级,进行炭疽、瘟疫、图拉雷米亚、肉毒杆菌等最敏感的危险病毒研究,还研究高致病性出血热病毒的空气传播,并模拟作战使用。美国生物研究的军民两用性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研究材料不在限制使用之列,若不深入实验室,便无法核

^① 报告肯定,尽管美国1969年宣布不再研制生物武器,但仍保持生物武器产能。以辉瑞为例,报告认为它“不仅存有从前用于生产生物制剂配方的技术设备,还可升级。另外,用于生物制剂生长、浓缩、干燥和包装的加工设备也处于运行状态”。俄方于1994年2—3月根据俄美英三国协议派代表团访问美国生物设施时还发现,该企业具备处理人畜危险传染病病原体的能力。

^② США должны быть готовы к любым биогрозам: Нов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биозащиты.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2/10/18/ssha-dolzhy-byt-gotovy-k-lyubym-biogrozam-novaya-nacionalnaya-strategiya-biozashchity>

查其真实用途。

2. 美国不断强化海外军事生物活动,给所在地带来严重生物安全风险

21 世纪后,美国军事生物活动重心转到海外,其原因如下:一是可在海外就地 进行人类基因和其他生物实验,不必担心本国公众抗议和违宪;二是可利用海外实 验室收集和研发能攻击人、动植物特定基因的病毒,并在真实气候条件下研究微生 物传播;三是可对美方感兴趣的生物制剂进行现场测试,研究其致病性和毒性、可 能的“靶点”与其他潜在用途;四是美国专家可通过外交渠道将收集到的霍乱、炭疽 等极危险病原体 and 遗传材料运回国,以便在国防部封闭实验室继续研究,避开材料 所属国监督;五是可借机研究美国感兴趣的 国家境内带天然病原体的高危病毒,需 要时将其伪装成传染病自然爆发加以传播。由此,美国打着“降低生物威胁计划” (BTRP)的旗号,主要由国防部立项资助,其下属机构或公司具体落实,先后在后苏 联空间国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建立了约 400 个两用生物实验室,加紧在海外进 行传染病军事生物研究。多数海外实验室由美国专家实控,不受当地政府管理,研 究结果和实验材料可“直接送回美国”。

《最终报告》分析了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的后果。通过建立国外生物实验室 网络,美国力图掌控他国生物技术发展和流行病传播,还研究影响人体对各种疾病 的抵抗力的遗传因素。美国用他国作为军事生物实验场,“导致数百万人不知不 觉中成了美国致命生物威胁的人质”。此类事例很多,如,经常发生美国生物实验室 危险病毒处理不当事件,以及通风系统和防护设备故障等。仅 2001 年以来就发生 了上千起生物材料失踪或被盗案。美国境内外实验室还不时出现病毒泄漏。2022 年 11 月,美刊 Intercept 对国家卫生研究所有关生物实验室安全漏洞的文件进行综 合分析发现,过去 18 年,已审事故报告达 5 500 多页,包括华盛顿大学等大学三、四 级实验室存在感染和传播转基因病毒、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疾病的风险,还有 200 多 起通风和保护设备故障等事件。《最终报告》判断,这是官方统计数字,仅涵盖政府 资助的实验室,而安全风险更高的私人实验室尚未列入。这表明,美国存在高危险 生物病毒安全储存水平低、处理时缺乏安全监督等系统性问题。美国生物实验室 经常出现安全问题或病毒泄漏,给所在国及周边地区带来生物威胁。

3. 美国在后苏联空间大肆从事军事生物活动

《最终报告》指出,美国以应对生物恐怖威胁和加强生物安全为借口,筹划在后 苏联空间建立一个封闭的生物实验室和流行病监测机构网络体系。其主要目标是: 掌握地区流行病情况,研究当地病原体;收集靠近俄罗斯边界的生物材料;研究后 苏联空间国家居民对各种传染病的易感性及治疗方法;利用当地人测试新药。 具体实施路径是:在一国或一个区域建造至少一座中央参考实验室,以此为中心设

立多个环境监测和传染病实验室,再将所有生物实验室按美国标准整合到一个系统中。全部实验室的美国军事生物专家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实验室的活动和研究结果保密,只向五角大楼汇报。研究结果报送美国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沃尔特·里德研究所和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等军事机构,而东道国机构只能从事次级研究。美国专家还可随意抽取当地人的血液,包括传染病感染者的血液,通过封闭渠道送回美国,由相关实验室深入分析。由此,美方可获取当地人的遗传密码及免疫系统特征的准确数据,为各种传染病病毒实验创造条件,甚至可以研究如何攻破当地居民的免疫系统。《最终报告》强调,由于现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不限制病原体跨境转移,美国专家可从后苏联空间收集大量传染病资料。这种情况在乌克兰尤为突出:据悉,美国及其盟友从乌克兰转出至少 1.6 万个生物样本,俄方已掌握多个从乌克兰向境外转移人体组织和血清样本及危险病原体或载体的案例。

(二)美乌军事生物合作威胁地区安全

《最终报告》的核心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即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以及美乌军事生物合作,重点阐释美国通过军事生物活动操控乌克兰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及生物安全体系,指出乌克兰现政府已成为“傀儡”,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给乌克兰及其周边国家生物安全带来极大风险,对俄罗斯生物安全及至全球生物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 美乌生物安全合作是不平等合作

《最终报告》回顾了美国介入乌克兰生物安全的历史过程,指出乌克兰是图拉雷米亚、鼠疫、蜱虫脑炎、钩端螺旋菌病、禽流感、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等传染病的自然发源地。苏联解体前,该加盟共和国设有多个瘟疫研究所,利沃夫、基辅和敖德萨的生物实验室存有过去七八十年间收集的高危毒株。1993 年,美乌签署“合作降低生物威胁计划”(CTR)。这是美国 1991 年开始实施的“纳恩—卢格计划”^①的一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开展联合研究,推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与美国为主的西方生物研究组织一体化。作为出资方,美国国防部要求参与项目的乌克兰实验室向美方公布全部活动,并将研究结果提交美方。为落实并扩展该计划,1993 年 10 月,乌克兰与美国、加拿大、瑞典等国签署政府间协议,建立乌克兰科技中心(UNTC),1998 年欧盟加入。1995—2021 年,乌克兰科技中心在后苏联空间国家落实了 2 000 多个项目。自该中心成立以来,美方为其项目投资超过 3.5 亿美元,出资者有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也有美国环保署、农业部、卫生部和能源部。俄方认

^① “纳恩—卢格计划”,全称为“纳恩—卢格合作降低威胁计划”(Nunn - Lugar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该计划以美国参议员塞缪尔·纳恩和理查德·卢格命名,宣称将清除苏联境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残留物。

为,该中心与波兰军事医学和流行病研究所及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等军事组织合作,从事埃博拉病毒和生物反恐研究,实际被视同美国和北约所属军事政治机构。该中心还与后苏联空间的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完成美方任务。

2005 年 8 月,美国国防部和乌克兰卫生部签署“关于在防止可用于发展生物武器的技术、病原体和知识扩散领域开展合作的协定”。美乌就此开展联合研究,调查生物制剂威胁,处理乌克兰实验室的危险病毒。该协议规定,乌方收集的所有病毒样本和传染病监测数据都须提交美国,危险病原体必须存放在美国军方援助的实验室,且研究过程及结果保密,美国国防部代表及承包商有权参与和落实该协议的相关活动。全部研究活动均由美方控制,但美国代表有外交豁免权,对活动后果不负法律责任。2008 年 8 月,美乌再次签署意向协议,美国向乌克兰卫生部提供技术援助,计划 2014 年前建造 2 个可收集储藏病原体的中央参考实验室,完成其余 28 个实验室的改造升级,项目总预算超过 1.83 亿美元。在美方坚持下,乌克兰政府同意其卫生部门所有机构及国家科学院都可参与项目,以开展数据库建设、收集资料并提供专家信息,美国军事专家有权公开出入在乌各种生物设施。该协议奠定了美乌全面生物合作的基础,此后,美乌合作全面展开。上述协议的签署及落实,使美国国防部得以在乌克兰建立起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将乌克兰生物研究纳入美国生物安全国家计划中,且“全部条款有意忽略乌国家利益”。

2. 美乌生物安全合作具有明显的军事生物特征

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按“美标”升级或新建生物实验室,实施“UP”(Ukrainian Project)系列研究项目。《最终报告》详细梳理了美乌合作内容。报告指出,依美乌合作计划,美方打算对乌克兰国家和州级约 50 个生物实验室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全部实验室达到二级以上标准且实现并网。实验室的改造和后期管理均由美方负责,资金由五角大楼直接拨付。第一阶段(2007 年 3 月至 2009 年 3 月)将基辅中央卫生防疫站、敖德萨卫生流行病学研究所和利沃夫流行病学医学研究所,按五角大楼二级实验室标准全面改装且并网。2008 年 10 月,美国国防部为乌克兰实验室的现代化改造招标投入约 1.75 亿美元,布莱克威奇公司竞标成功。美国国防部下属其他承包商,如雷神公司、迈塔生物公司和西图公司也有参与,负责基础设施建设或提供设备。《最终报告》指出,美国引入私人机构和组织参与两用生物项目,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 4 条和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即任何国家不得向有开发、获取、制造、运输、转移或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意图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支持。

2010 年 6 月 15 日,以梅奇尼科夫生物研究所为基础的乌克兰敖德萨临时中央

参考实验室落成,项目总投资约 300 万美元,为三级实验室,是“研究恐怖分子所用危险病原体的主要机构”。美方要求,尽可能将乌克兰全国的危险传染病毒株集中于此,到 2020 年建成病原体访问控制系统,通过给微生物标记独特代码来管控所有活动。俄专家指出,自苏联时期起,乌克兰一直实行病原体分散储存制,眼下这种集中储存不仅违背了防疫原则,还威胁到当地居民的安全,增加了生物风险。2014 年前,美国对乌克兰 15 个生物实验室进行了现代化改造。2014 年,美国又游说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州梅雷法市再建一个三级永久性中央参考实验室,可研究炭疽、鼠疫、禽流感、口蹄疫等高危动物疾病,并为其配备大型现代化仓库,以方便集中储存所有传染菌株样本。建造和装备资金由五角大楼提供,美乌两国人员共同工作。俄方认为,该实验室位于顿河最大的支流附近,若发生病毒泄漏事故,不仅危及整个乌东地区,还将殃及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甚至顿河全域。

《最终报告》认定,上述实验室都有两用特征,美方不能确保实验室安全达标。实验室建设不仅存在腐败现象,在改造中还存在严重违反技术安全的情况,如梅奇尼科夫生物研究所不遵守环保标准,使用劣质材料和设备,无法保证安全存储危险病毒;改造者也没考虑到敖德萨位于地震带这一因素;此类设施还成了恐怖分子的目标。这完全不符合美向乌提供人道主义生物医学援助的说辞,令民众面临不可测风险。

《最终报告》全面详尽地描述了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报告指出,其主要形式是“UP”系列研究项目及其子项目^①,还列举了 UP-1 至 UP-10 项目中与军事生物活动有关的内容。UP-1 项目(后升级为 UP-6)研究传导性立克次体和库热病,主要评估感染病原体的蚊子、蜱虫和虱子在乌境内的传播情况;UP-2 项目模拟西伯利亚等人畜重感染区情况,专门关注动物传染病的病原体及传播范围,目标是建立一个炭疽病数据库和动态地理信息跟踪监测系统;UP-3 项目研究“乌克兰不明原因严重发热疾病鉴别和流行病分子诊断方法”,重点是医疗诊断;UP-4 项目研究候鸟传播禽流感、纽卡斯尔病等危险传染病的可能性,由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的实验室实施。该项目框架内有一系列子项目,如 P-781 项目“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食虫蝙蝠感染新风险”,着重研究蝙蝠可向人传播的鼠疫杆菌、钩端螺旋体、布鲁氏菌、冠状病毒和丝状病毒等细菌和病毒。该项目为系统研究,还包括 P-382、P-344 和 P-568 等项目,最晚从 2009 年开始实施,由北约军事专家监督。参与落实上述项目的有美国疾控中心、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美国国防部传

^① 一般情况下,美国国防部支持“UP”系列,乌克兰科技中心支持“P”系列子项目。

染病研究所、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沃尔特·里德研究所、佛罗里达大学和堪萨斯大学及约翰·霍普金斯公共食品研究院,以及路易斯维尔大学、卢布尔雅那大学、布莱克威奇公司等,乌克兰梅奇尼科夫生物研究所的专家、德国慕尼黑微生物研究所的军方代表也参与其中。

UP-8 项目尤为引人注目。俄军方所获文件证实,该项目从乌军人和精神病患者等群体收集生物资料,如在利沃夫、哈尔科夫、敖德萨和基辅等实验室对 4 000 名乌军人进行汉坦病毒抗体检测,对 400 名乌军人进行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抗体检测,以评估其抵抗力。据保加利亚媒体披露,仅哈尔科夫市的实验室中就有 20 名乌军人死亡,另有 200 人住院。美国专家借此获得当地人的遗传及免疫系统数据,为根据不同感染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验创造条件。乌克兰的军事病毒专家也参与了项目研究。UP-9 项目主要研究非洲猪瘟病毒在乌传播过程及其遗传图谱,目的疑似是寻找传播有经济价值的传染病病毒的途径和感染家畜的机制。UP-10 项目研究非洲猪瘟病毒如何传播,并实施带有 TAP 密码的兽医项目。尤其 TAP-3 追踪野猪在乌迁徙路线,研究非洲猪瘟病毒通过野生动物传播的情况。在乌克兰的沃伦、罗夫诺、日托米尔和切尔尼戈夫州及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两国接壤的边境研究危险病毒携带种群。TAP-6 甚至将研究扩展到东欧。这些都对乌克兰和周边地区的农业构成严重威胁。此外,美国还拨款培训乌生物专家。这项任务主要由亚特兰大疾控中心负责,美国军事医学院提供教材。选拔受训者时,要提取公民信息,进行心理测试及能力评估,甚至直接招募受训者与美国情报机构合作。乌专家出国学习后可获相应证书,并获得参与某些工作的资质。乌卫生防疫服务中心专家也在国外接受培训,按专业在不同国家实验室实习 1~2 个月。美方培训乌专家主要侧重病原体监测和初步鉴定,而不是深入研究生物制剂。

《最终报告》认定,自 2005 年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生物项目总投资超 2.5 亿美元,仅 2015—2020 年项目资金就达 3 200 万美元。美国打着“降低生物威胁”的旗号在乌克兰实施多领域深度军事生物研究,具有全方位战略性质,意在分步骤全面控制乌克兰生物安全系统,并为必要时在俄乌边界对俄方进行经济破坏作技术准备。一切都为美国利益服务,直接受益者是五角大楼。

3. 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给乌克兰国家卫生系统和流行病形势带来严重后果

《最终报告》强调,近年来乌克兰卫生医疗条件恶化,人畜流行病多发,对外界药品和疫苗等的依赖越来越大,畜牧业和农业损失惨重。这些与美乌军事生物活动不无干系,尤其与“苏普伦医改”直接相关。苏普伦是乌裔美国公民。她在 2013 年底乌局势动荡时来到基辅,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广场革命”后,她被波罗申科任命为乌卫生部副部长,后任代理卫生部长。她到任后即带领团队对乌医疗卫生系

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国家流行病医学服务系统职能由卫生部转归食品安全和消费者保障局,取消了国家艾滋病专家培训系统和居民体检制度及强制接种疫苗制度。这次改革的直接后果是乌各地麻疹、脊髓灰质炎、结核病、艾滋病、白喉等传染病集中爆发并广泛流行。乌克兰的麻疹发病率甚至“领跑全球”。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2017—2018年,乌有3万多人感染麻疹,仅2019年上半年就发现5万多例。而乌疫苗覆盖率则骤降,特别是儿童群体。乌卫生部公共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乌克兰儿童麻疹疫苗接种率不足40%,而按世卫组织标准至少应为95%。从前乌方可从俄罗斯进口低价疫苗,现因政府阻挠,俄罗斯疫苗被禁止,乌方只能从西方进口高价药品和疫苗。2014年后,图拉雷米亚病毒在沃伦、苏梅和切尔尼戈夫等州大肆传播。2015年,乌克兰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上升,同年出现了钩端螺旋体病毒死亡报告。2016年,敖德萨州伊兹梅尔市爆发肠道感染,儿童尤甚,原因不明。2017年,基辅市和赫尔松州大规模爆发肉毒杆菌病。乌卫生部统计,2021年全境首次报告结核病病例数增长4%,达到每10万人中有44例。“苏普伦医改”遭到乌多位专家质疑。她本人被称为“死亡医生”^①,甚至被起诉,2019年被迫下台。

除了医改,乌公众舆论还质疑各种疫情与生物实验室之间的关系。2010年,敖德萨临时中央参考实验室启动^②。当年克里米亚就爆发禽流感,家禽养殖场和私人农场损失惨重。当地居民还被采集血清类生物资料。2014年,乌爆发非洲猪瘟。第二年,基辅教区“卡利塔”农产品公司因疫情销毁6万多头存栏猪,全国共销毁10万多头猪。2019年,敖德萨州因猪瘟采取隔离措施。时任全乌市场安全运营商协会主席沙波夫塔披露,乌官方统计数据隐瞒了非洲猪瘟流行程度,病猪被屠宰加工出售。

人体医学实验和在顿巴斯地区实施的生物恐怖活动是俄方列举的又一重要证据。《最终报告》举证,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美国专家就在UP-8项目框架下用成百上千名乌军人进行实验,且在本人不知情情况下采集样本,检验结果也不告知本人。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俄专家检测180多名投降并接受治疗的乌军人血液样本,结果超过30%的人患有甲肝,14%的人感染了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21%的人有西尼罗河出血热感染。俄专家判断,乌军人中实际感染者还要更多。还有文件证实,美国用乌军测试尚未获批的药物。另有公开报道称,美国正大力研究提

^① Доктор Смерть - так прозвали Ульяну Супрун. <https://silent-hussar.livejournal.com/353042.html?ysclid=lf0mre3cyi612847974>.

^② 2010年6月15日,由美驻乌大使约翰·特夫特主持,以梅奇尼科夫生物研究所为基础,敖德萨中央临时参考实验室启用。

高军人战斗力的方法,用人体植入芯片或其他基因改造技术创造“超级战士”“机器人士兵”^①,且“由国防部对此类合成技术进行统一监督”。俄军还在乌军阵地上发现了美沙酮、可待因等阿片类药物及苯丙胺和三联苯丙胺等麻黄碱类麻醉剂,俄军方怀疑这可能是为测试战斗中使用麻醉和精神药物的效果,而部分乌军对平民和战俘施暴或因药物副作用导致。

4. 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违反相关国际法规和本国法律

《最终报告》从国际法角度审视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认为其违反了相关国际和国内法规。

首先,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违反了《日内瓦议定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25 年由 38 国代表签署的《日内瓦议定书》是国际社会首次宣布战争期间禁用生物武器,现已有 146 国加入。美国 1925 年签署了该协议,但直到 1975 年才被批准。签署《日内瓦议定书》时,包括美国在内的 37 国提出了一项保留权利,即如果敌方(个别情况下可能是盟友)违反该协议,则己方保留报复性打击权利。“保留还击权”意味着自身有权拥有生物武器,这成为后来生物武器存在的一个理由。《日内瓦议定书》漏洞很多,如未规定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保留生物武器,未规定核查程序,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仅限于国家间战争条件下,不涉及国内冲突。1972 年通过、1975 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作出了较大调整。第 1 条规定,缔约国承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发展、生产、储积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或保留生物武器^②。1996 年第四次审查会议确认不得使用生物武器。缔约国还承诺完全放弃发展一整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首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此类国际条约。截至 2023 年 3 月,已有 185 国批准。

《最终报告》指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也存在一些“先天缺陷”。如“生物武器”一词没有明确定义;未明确规定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生物制剂的具体种类和数量,缔约国可任意解释;没有限制两用技术研发新生物武器的机制;缺少落实《公约》的监督机制,缺少对违反《公约》行为进行国际核查的机制。1995—2001 年,缔约国曾提出建立核查机制的议案,但由于美方阻挠,核查机制至今未能建立。而美国则可以不受核查,无障碍实施自己的军事生物计划。同时,美国还将军事生物活动包装成科研项目,委托私人公司或组织落实,以规避国际法。美国在

① 如,美国陆军报告称 2025 年前的工作方向是“使美国士兵不可战胜”,包括军人“机器人化”——人机融合。2020 年 12 月,美国国防部报告《超人:基因工程和以人为本生物工程的影响》(Superhumans: Implications of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Human-Centered Bioengineering)中,建议国防部开展基因测试,植入芯片或用此技术进行其他基因改造,并由国防部对此类合成技术进行统一监督。

②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编:《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手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8 页。

乌军事生物活动的主导者是国防部。国防部将大量军事生物项目伪装成生物医学发展规划,分包给布莱克威奇公司、迈塔生物公司和西图公司等。乌克兰科技中心是美国项目的管理和执行者。2014—2022年,该中心在后苏联空间实施了500多个项目,其中多数是研究可能用作生物武器的材料(如鼠疫杆菌、土拉菌等病原体)和有经济意义的传染病病原体(如禽流感病毒、非洲猪瘟病毒等)。尽管美方承诺研究仅为民用,但多方资料已证实为两用项目。《最终报告》指出,美国政府机构、官员和商业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都参与资助、组织和支持乌境内的军事生物活动,明显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其次,美乌军事生物合作违反了美国法律。《最终报告》指出,1975年福特总统第11850号令规定,美军“可使用非致命生化武器作为战争武器”。据此,军方可酌情自行决定“非致命性程度”。《美国法典》第1520a条禁止国防部从事人体生化实验,如用于医疗、制药、工业生产等和平目的,须征得本人同意。2001年《美国爱国者法》规定,任何人不得拥有杀伤性生物制剂和运载系统,否则将处罚款或10年以下监禁,但又标注“本规定不适用于官方批准的活动”。由此,政府保留了“官方批准”的生物武器开发权,所有参与者可免刑责,为军方从事军事生物活动大开方便之门。2014年,奥巴马政府曾命令暂停资助本土致命病毒和病原体相关研究,但2017年底该命令即被废止。迫于公众压力,美国将人体实验转到境外,UP-8项目是美国从事人体实验的直接证据。美国法律还限定两用研究范围^①,但随着生物技术升级,政府不断“修正”范围,包括合成生物学在内的两用研究几乎不受限制。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曝光,美国官员不得不承认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活动。2022年3月8日,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回答参议员马可·鲁比奥的质疑时,承认乌克兰存在生物研究设施,还担心其落入俄军之手。2022年6月9日,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公开承认在乌从事军事生物活动。

再次,美乌军事生物合作违反了乌克兰法律。乌国防部2004年《有关国家监督两用商品国际物流程序的决定》、2009年《批准在开放系统中对转基因生物开展国家试验程序的决定》、2021年通过的生物安全和生物保护战略,都对维护生物安全作出规定。2007年《转基因生物研发、试验、运输和使用的国家生物安全系统法》及2009年《乌克兰生物安全法》也对生物研究作了限定。2014年1月,乌议会还提交一项法律草案,禁止他国、超国家实体及组织或个人在乌境内设立三级或四级生物实验室,关闭外国实验室,限制境内生产和存储致命病毒。但这些政策随后

^① 美国两用研究(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 DURC)仅限于15种制剂和毒素及7种实验类别,受联邦政府监管。

被新政府废止。2005 年美乌生物合作协议规定,乌方需配合美方调查应对生物威胁,病原体只能存放在美国军方管控的中央实验室,研究过程和结果都要保密。美国国防部还可开列清单,要求乌政府删除公开信息等。“这些不透明做法及信息封闭,为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创造了条件。”而乌方为美国国防部研究中心和生物实验室提供用地,允许其运回最新生物材料,更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收集某些族裔遗传信息的密切关注。

(三) 结论:美乌军事生物合作威胁后苏联空间乃至全球的生物安全

《最终报告》从目的、性质、后果及影响等方面对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作出总体结论。

关于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的目的。美国在乌军事生物活动具有系统性,主要目的是将乌克兰拉入美国主导的军事轨道,从外部操控乌克兰的流行病风险。乌实际上成为美国军事生物实验的主要基地;事实证明,美国在乌生物医学项目从形式、内容到方法都不符合乌的实际情况,与美方宣扬的人道主义宗旨相悖,其目标指向俄罗斯,服务于美国军事利益;“苏普伦医改”导致乌诸多传染病的灾难性流行,美国是乌流行病走向的实际操控者;美国在乌的生物研究不是为援助和解决乌克兰医疗卫生领域的紧迫问题,而是为收集并运回传染病病原体和居民生物资料,完成军事应用任务。

关于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的性质。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及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只是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美方才不得不收手并向他国和地区转移设备、样本等,销毁在乌从事危险军事生物活动的证据。这表明,美仍竭力对国内外公众隐瞒其活动的真正目的。有足够材料证实,在近俄边界的乌领土上存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军事生物活动,目的是破坏后苏联空间的流行病稳定性。另外,美国还投资耐药性亚洲结核病原体实验,这是从事生物恐怖主义的预演;乌克兰国内爆发非典型疾病,政府不得不紧急购入西方国家的新疫苗和药品,这表明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也是为谋求经济利益;在乌美国实验室储存大量危险和特别危险病原体,尤其是不同实验室存放大量同类毒株试管,说明美乌储存生物制剂和毒素是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的说辞根本不可信。可以认定,美在乌生物活动方案有明显的军事目的。

关于美乌军事生物合作的后果。美在乌境内进行传染病综合电子监测系统测试,覆盖了国家、州和地方各级生物实验室,收集全部危险传染病信息。由此,美方可实时监测乌传染病情况及未知病原体对人的影响,并绘制感染分布图和人口免疫状况图。美方不仅掌握了模拟当地和全球流行病传播的能力,也有能力操控疫情;美在乌生物项目侧重研究被视为病毒潜在携带者的候鸟和蝙蝠传播危险病毒

的可能性,在地域上不仅包括靠近俄方的乌边界,也覆盖俄领土,对俄方构成威胁;由于自然环境相似,美在乌边界实施生物研究方案,收集生物样本,部署军事生物基地,对俄公民和自然环境构成直接威胁;美乌两国政府都自行放弃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下国际信任措施中的透明度工具。美国对国际社会隐瞒军事生物活动,并以在境外为借口,不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信任措施提供信息。乌政府则隐瞒生物研究服务美国利益的性质,回避建立信任措施,拒绝提供军事生物活动报告。

关于美国军事生物活动的地区影响。《最终报告》特别强调美在后苏联空间的军事生物活动带来的地区危害。报告指出,当前美国仍在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加紧活动,做法与在乌克兰如出一辙,如按“美标”对各国生物实验室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美方掌控所有美国实验室活动,美专家利用当地居民进行免疫反应测试,从当地人身上收集生物材料运回美国等。美专家还将收集的毒株按国别集中存储,随时取用,并保证成果最终送到美国。美国防部在后苏联空间部分国家实施的生物医学项目还集中研究候鸟、蝙蝠和节肢动物传播危险带菌病原体的可能性,将其视为危险微生物的潜在自然“载体”。俄专家认为,美专家在后苏联空间的军事生物活动,是“为其在后苏联空间部署大批美军作流行病学准备”。由于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和集安组织框架下运输、物流、务工高度自由,若美在后苏联空间的生物计划继续落实,生物威胁还会上升,其破坏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俄罗斯对生物安全问题与俄乌冲突关系的观点分析

苏联解体以来,俄乌两国在历史、意识形态、经济、外交、语言文化、地缘政治等领域矛盾不断。美国与部分西方国家推波助澜,不断拱火,加剧了双方矛盾,最终酿成2022年初的军事冲突。俄方多次揭露美西方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消极作用,尤其在冲突升级后,俄联邦政府和俄国防部代表多次举证,指责美国介入冲突,并不断曝光美在乌的军事生物活动。这些情况揭开了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的面纱,产生了极大的舆论反响。对此,中国媒体也有报道^①。不过,《最终报告》发布前,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对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完整、系统的权威论断。《最终报告》曝光了美国在乌克兰、后苏联空间乃至全球的生物战规划,明确指出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是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威胁。同时,俄罗斯发布该报告,强调“代理人战争”,也有强化本国军事行动合法性的考量。

^① 关于美国进行生物武器研制及在对外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况,可参见钧声:《肆意掩盖,全球生物安全的破坏者——从乌克兰危机看美西方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卑劣角色》,载《解放军报》2022年3月28日;思苗:《谈谈美国政府的生物战历史》,载《坦克装甲车辆·新军事》2022年第4期,等。

(一) 美国全球军事生物活动威胁人类安全, 必须坚决反对“生物技术霸权”

《最终报告》回顾了美国“生物战”历史, 指出美国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约 400 个生物实验室, 开展两用研究, 系统实施其生物战规划, 全面揭露了美国向海外输出生物实验室、人为制造生物风险的恶行。《最终报告》认为, 掌握高效生物武器是改变现代武装冲突性质的先决条件, 美军方将海外生物实验室作为研制高效生物武器的主要途径。美国计划在境外建立广泛的生物实验室网络, 在世界各地以生物医学项目的名义从事军事生物研究, 可随意获取东道国医学、微生物和生物信息, 这实际上是对全球的“军事生物占领”。美军方将他国领土作为实验场, 研究当地气候条件下的传染病病原体, 监测其传播和变异, 测试其破坏性潜能, 分析影响特定地区人和动植物抗药性的遗传因素。美方尤其重视研究昆虫、哺乳动物、野生鸟类等向人传播病毒的机理及其迁移路径。军事生物专家利用研究成果, 不仅可模拟当地疫情传播情况, 还可操控疫情。他们还开发了通过第三国将非典型疾病引入感兴趣国境的“生物路径”。分析美国国防安全战略文件可知, 其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目的是为美军创造潜在军事优势, 并利用合成生物学制造的病原体作战。随着在他国“生物存在”的扩大, 美国可以几乎不受控地接近地缘政治对手, 为使用生物武器作准备, 形成美军海外作战有利的流行病学条件。《最终报告》断定, 美方实施的所谓和平生物项目, 实质是要规避《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秘密研制新型生物战剂, 悄悄发动生物战, “美国专家根据人类基因组测序研制的生物武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地缘政治军事局势”。

的确, 当前美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战略部署和体系建设都明显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美国最早开展生物领域科研, 进行生物安全立法。2001 年“炭疽邮件”事件后, 美国把以生物武器防御和反生物恐怖为重点的生物防御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自 1988 年起, 到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发布的与生物安全相关的重要法律法规约 30 项, 其内容涵盖威胁感知、预防和保护、监测和检测、应对和恢复等领域, 由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等机构协调落实。不断完善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主张“军民结合, 拒绝外部威胁输入和控制内部威胁苗头形成相结合, 是集威慑、预防、降低威胁和消除危害于一体的多层次生物安全战略体系”, 体现出高度的战略性和规划性, 也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①。

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高等级生物实验室、掌握的生物科技资源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无论是在国家实力、生物技术水平还是在全球影响力、生物安全话语权方

^① 参见郑涛主编:《生物安全学》,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295 - 296 页; 李睿思:《大国博弈视角下欧亚地区生物安全治理》, 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6 期。

面,都居于世界前列。但也正是美国,利用海外的几百个生物实验室,窃取他国生物信息,在生物技术武器化及防范措施等领域投资最多、研究最久。美国的阻挠使得全球几十个国家推动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没能建立,因为美国不希望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利用核查机制监督其海外军事生物活动。从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就打着降低生物威胁的旗号,插手欧亚空间生物安全问题,在除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之外的欧亚空间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生物实验室,并通过智库和媒体建立起强大的生物安全话语权与影响力^①。俄以官方报告的形式,揭露个别国家利用科技优势建立霸权,在别国或落后国家及地区打着“援助”旗号从事与“援助”不符的活动,给当地人民带来生物威胁乃至生物灾难,宣布美国军事生物活动为“全球威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国会正式发布的全球生物安全调查报告。此举公开在全球范围内提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问题,揭露了美国与北约追求生物霸权、“反人类”的面目,有力推动了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以及规范生物安全核查监督机制的建立,对破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市场垄断也有积极意义。

(二) 欧亚空间生物安全治理必须强化主权意识,反对“新殖民主义”

《最终报告》发布前,就有学者批评美国在欧亚空间的军事生物活动的性质是“新殖民主义”。白俄罗斯“知识”协会主席瓦迪姆·吉金指出,美国实验室是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物。他认为,美国生物实验室“这个系统很危险,俄方的批评得到多国共鸣,尤其是有实验室的国家”。他表示,美国把有潜在风险的实验室设在他国,“是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美将有害产业和有害研究布署到境外,将肮脏的技术应用到境外,是新殖民主义的标志。这些美国生物实验室是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思想在新阶段的产物。这是后现代帝国主义”^②。

《最终报告》没有直接使用“新殖民主义”一词,但对其作了全面阐释,并对美乌军事生物活动作出基本评估:一是肯定乌境内有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1条^③的生物活动。俄方获取的乌卫生部检查报告、特别军事行动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和美国官方表态,都是证据。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带来安全风险,也为病毒盗窃和秘密贩运创造了条件。二是美乌合作研究项目可能涉及生物战剂。由于以炭

^① 关于美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建设及话语体系构建情况,可参见李睿思:《大国博弈视角下欧亚地区生物安全治理》,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6期。

^② Гигин: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это продукты неокolonialист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https://www.sb.by/articles/gigin-amerikanskie-biologicheskie-laboratorii-eto-produkty-neokolonialistskogo-imperialisticheskogo-myshleniya.html>

^③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1条规定,各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发展、生产、储存或用其他方法取得或保留非和平用途的微生物和其他生物剂,以及为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类药剂或毒素而设计武器、设备或投送工具。参见郑涛主编:《生物安全学》,第74页。

痘、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等特别危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感染病原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美国国防部资助的“UP”系列项目(UP-2、UP-4、UP-6等)、乌克兰科技中心资助的“P”项目(P-444、P-781等)生物武器迹象更明显。此外,还有“物证”:2022年3月9日,俄军在赫尔松州发现3架无人机,可载30升喷洒设备;2023年4月底,在卡霍夫卡附近又发现10架类似无人机。之前,乌方曾要求土耳其拜拉克塔尔公司提供可载大于20升容量、能喷洒气溶胶的无人机,最大飞行距离300千米,但该要求被拒。这些活动都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1条第2款^①。三是美国生物实验室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4条严格规定了主权原则,缔约国必须对本土生物实验室活动负责。但美不对海外生物实验室负责,乌克兰等国也无权检查监督美国实验室,实际上美国实验室处于“两不管”的状态。《最终报告》认为,该模式是美方人为构建的,目的是回避国际社会指责其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从国际法角度看,乌存在主权丧失和治外法权问题。四是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国际红十字会规定,禁止在军事冲突中,从事涉及个人健康的不必要医学实验和其他活动^②。在军事行动中,俄方发现美国生物实验室利用精神病人和军人做实验,其行为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且存在军事生物目的。在《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及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残疾人权利公约》、联合国大会1991年第46/119号决议“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中,都对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禁止人体实验作出明确规定^③。《最终报告》强调,对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给乌农业带来经济损失,必须追究责任。

从区域生物安全治理视角看,俄对美乌军事生物合作的指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物安全领域的不平等,同时也反映了俄美在后苏联空间生物安全领域的博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于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国力下降。早期,俄罗斯政府曾倒向西方,加强与美西方合作。进入新千年后,随着国力逐渐恢复,俄一方面继续与美西方国家合作,推动苏联遗留生物实验室和平转型,另一方面启动区域合作,重点应对人为传染性疾

^① 该条款规定,禁止缔约国发展、生产、储存、以其他方式取得和保留生物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参见郑涛主编:《生物安全学》,第74页。

^② 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文件《日内瓦公约》中,多处提到该项规定。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编:《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手册》,第8页、第27页、第49页等。

^③ 参见 <https://www.qjszy.com/temp/1644891997478084641.pdf>; <https://rcstar.com/research/ywlcscy/2020-09-27/2507.html>; https://www.360doc.cn/document/9771186_800581015.html; <https://www.un.org/disabilities/documents/COP/COP7/CRPD.CSP.2014.2.C.pdf>;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579/85/IMG/NR057985.pdf?OpenElement>。

转向构建有自身特色的参与路径,并力图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主导者。其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利用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扩散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生物安全的优先议题;二是在多边场合维护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领导地位;三是以疫苗为载体扩大卫生安全“朋友圈”。由此,逐步构建起自身主导的多层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①。俄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利益战略布局,重视与周边地区国家互动,不断加大政府投入,保障生物安全领域的科技研发能力和相关产业生产能力,同时,俄美博弈也日益突出^②。

当前,在全球和区域生物安全治理方面,俄罗斯还存在诸多困难,尤其在后苏联空间与美国的博弈。从《最终报告》披露的情况看,俄方已清楚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的性质、目标、方式、手段,也深知其害,但应对还是“有心无力”,主要受制于技术能力、经费保障、人才以及国际环境。其中,技术能力是关键因素。“随着基因工程、生物技术、毒理学和合成生物学等的进步,这些技术被用于制造新一代生物战剂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传统的监测方法很难发现其实际应用,且此类生物战剂可分散到不同工业设施中,伪装成和平用途产品。天花、炭疽、图拉雷米亚和鼠疫杆菌等生物战剂也可通过升级提高杀伤力。”“美国意识到,传统的生物杀伤剂及运载工具已过时,不仅易被发现,还能很快被识别到,而生物战具有秘密性和高效性,可通过使用鲜为人知的天然病毒以高致死率、长潜伏期和引起常规疾病来实现目标。美国的目标是研制一种通用基因生物武器,不仅可用于攻击人类,还可攻击动物和农作物,给敌方造成大规模和不可弥补的经济损失。由此,美国赋予新型生物武器以战略意义。若直接军事冲突不可避免,那么在发生‘核战’前秘密且有针对性地使用生物战剂,后果堪比‘核冬天’。”^③美国的生物技术优势给俄跟踪和监测带来很大困难。从国际环境看,欧亚空间多国在生物安全领域与美西方展开合作,给俄主导欧亚空间生物安全问题带来很大阻碍,俄乌冲突更是加剧了困难,也影响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家间关系。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俄罗斯仍通过发布《最终报告》,揭露美国海外军事生物活动,无论是美国、北约、欧盟还是与之合作的地区国家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就此意义看,《最终报告》无疑是“揭开了盖子”,为解决该问题“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也是新冠疫情后在全球范围内又一次明确提出生物安全治理问题。

① 关于俄罗斯参与和主导区域生物安全治理情况,可参见谢漪、章志萍:《从“融入西方”到“追求主导”——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演变》,载《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李睿思:《大国博弈视角下欧亚地区生物安全治理》,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6期。

③ Федера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утвердило итоговый доклад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ША на Украине. <http://duma.gov.ru/news/56843/>

(三) 俄乌冲突是一场俄罗斯反对“外国代理人”的战争

如前文所述,普京在 2023 年的国情咨文中,对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进展、性质等作了全面阐述,明确提出特别军事行动是俄反对“外国代理人”的战争。实际上,2022 年 9 月 21 日,在对全国发表部分军事动员讲话时,普京就开始揭露西方“削弱、分裂并最终摧毁俄罗斯”的意图,指出西方 1991 年分裂了苏联,现在又想让历史重演。正是在此意图下,西方“鼓励高加索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团伙,怂恿北约建设靠近俄边界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故意挑唆对俄仇恨”,把乌克兰变成反俄“桥头堡”,推动乌对俄开战^①。2022 年 9 月 30 日,在乌克兰东部四地公投入俄讲话中,普京再次提到“西方集体”对俄发动了混合战争,在世界散布“恐俄症”,维护新殖民主义体系,借助美元掠夺全世界,“收取霸权租金”。俄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西方在全球发展生物武器,进行活体实验,在乌进行“高高在上的医学研究”。世界已进入革命性变革的时代,新的发展中心正在形成。在世界各地,包括欧美,有很多人支持俄罗斯。许多国家出现反对单极霸权、反殖民主义运动。正是这种力量决定了未来的地缘政治现实^②。

俄方对俄乌冲突性质的分析,尤其是“代理人战争”的说法,逐渐得到证实。有中国学者从技术角度分析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援助:俄乌冲突中,美国及北约盟国向乌军提供了全方位情报支持,空(侦察和观测卫星)、天(无人机和固定翼飞机)、地(传感器)、海(水面和水下传感器)、人(开源情报和人力情报)、网(网络空间)等情报收集和分析手段齐全。由此,乌方在战略战术、战场态势感知及通讯、情报收集、后勤保障系统等方面建立起对俄方的不对称优势,相对而言,俄方战略战术、通讯、后勤和军队调动则处于透明状态。这是第一场数字战,也是第一次社交媒体全景直播的军事行动。俄方在空天地海人网等领域的系统性弱势,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和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战略优势,使俄军陷入漫长的消耗战^③。一些西方媒体则从经济收益、政治利益等角度分析美国和北约参与俄乌冲突的动机。有美国媒体披露,俄乌冲突给美国军火商带来了高额利润,使得 2022 年美国国防股票价格大涨,且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刺激美欧的武器采购^④。美国学者布兰科·马塞蒂奇称,冲突的挑起者和战争的支持者在利用俄乌冲突做一笔“划算的交易”:西方

① Виктор Поляков.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обращ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к гражданам 21 сентября. https://aif.ru/politics/russia/polnyy_tekst_obrashcheniya_vladimira_putina_k_grazhdanam_21_sentyabrya

②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https://aif.ru/politics/russia/obrashchenie_prezidenta_rossiyskoy_federacii_polnyy_tekst

③ 周松青:《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乌情报支持的不对称透明研究》,载《情报杂志》2024 年第 1 期。

④ Eli Clifton. Ukraine War is great for the portfolio, as defense stocks enjoy a banner year.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3/02/24/war-is-great-for-the-portfolio-as-defense-stocks-enjoy-a-banner-year/>

只要投入金钱,让乌“战斗到最后一人”,这是一种见利忘义的算计。他还举出美欧政客的言论为证:英国《经济人》杂志主编赞尼·明顿·贝多斯称,援乌是美增强自身安全的最具性价比的方式,参战的是乌克兰人,他们才是被杀戮者;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称,援乌“是我们花过的最值的钱”;美国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古姆认为,“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表示,美国人没有牺牲,乌克兰人正在摧毁美最大对手之一的军队,这没什么不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称,美国用了不到国家军费预算的3%,让乌克兰把俄军力削去一半,且没有一个美国军人伤亡^①;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原“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克里斯·赫奇斯认为,俄乌冲突延宕无解的原因是“美国不希望俄乌冲突结束”,因为美乌两国政府的目标不一样,乌方希望将俄军从本土上赶出去,美方的目标则是在俄境内和欧洲国家孤立普京并削弱俄军实力。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损害相关国家的利益来实现美国的目的。如今,乌克兰满目疮痍,死伤数十万,这是冷酷又充满恶意的”^②。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美、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和冲突还会加剧,“代理人战争”的性质将愈加明显。

不过,从生物安全治理视角看,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个“悖论”:俄方收集并整理美乌军事生物合作的证据,表明其要消除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的威胁,保障民众安全。然而,军事冲突却令一切走向“反面”:俄乌冲突造成几百万人死伤,上千万乌克兰民众外逃,乌克兰大部分医疗基础设施被毁,各州基本医疗服务被破坏,平民患霍乱、麻疹和肺结核等疾病的风险升高。俄边境地区,甚至内地受到乌方无人机和导弹轰炸,恐怖袭击威胁上升。随着冲突的升级和持续,当地民众生命安全乃至全球卫生、环境、生物安全的风险难以估量^③。正因如此,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多数国家都呼吁停止冲突。尽管生物安全问题不是俄乌冲突的主要原因,但从实际后果看,冲突或战争手段绝不是实现生物安全治理的正确“打开方式”。

结语: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总体看,《最终报告》从生物安全视角理解俄乌关系、欧亚空间国家关系、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下的国际关系,对美在乌军事生物活动给俄罗斯、地区其他国家和全球带来的威胁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披露,具有警示意义。生物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

^① Branko Marcetic. Ukraine's tragedies: A "good deal" for some war supporters. <https://responsibletatecraft.org/ukraine-war>

^② 王雯雯、徐嘉彤:《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赫奇斯接受本报专访称“美国不希望俄乌冲突结束”》,载《环球时报》2024年2月22日。

^③ 谢漪、章志萍:《从“融入西方”到“追求主导”——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演变》,载《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1期。

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意义重大。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生物安全与全球安全和发展越来越密切,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生物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造福人类;另一方面,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与新型生物安全风险叠加交织,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加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开展双边与多边合作,支持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发挥作用,统筹风险管控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安全。

(一)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治

在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强权政治、集团对抗等矛盾叠加的背景下,美国一边利用其国力与技术优势,在世界各地开展军事生物活动,制造全球生物安全风险,一边极力推动北约东扩,挑起地区冲突和军备竞赛,扩大全球安全赤字。西方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实际上已濒临破产。在此情况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革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思维,创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切实提高全球生物安全防范意识,消除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的突发重大传染病、生物技术误用、生态危机等生物安全威胁,实现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成为解决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提出的以“六个坚持”为核心要义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应对全球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需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参与

过去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西方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所构建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为支撑,其涵盖范围、结构特性和治理效能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条件下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诉求,因此,推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成为大势所趋。当前,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需明确参与主体,既要充分发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沟通、协调和领导作用,也要吸纳更多新兴经济体、世界性组织、跨国公司、媒体机构、科研院所、智库等行为体参与,构建多元、多边、多级的全球生物安全综合治理格局。同时,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须加强大国协调与合作。后苏联空间各国与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大国关系密切,欧盟、北约等也十分重视该地区。诸多力量集聚,导致该地区成为大国的博弈场域。小规模冲突乃至地区冲突不断,影响地区稳定和发展。大国介入不应只是博弈乃至斗争,更应合作,共同推动地区发展。同样,大国介入也不应是区域生物安全治理的破坏力量,应以改善当地生物安全环境为原则加强合作,共商共治,最终实现共赢。“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必须秉持合作共贏

原则,促进共同安全、整体安全。大国应有大国风范,强国应有强国责任。大国生物安全战略既要重视自身安全,也要重视国际共同安全,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合作,打造国际社会的安全命运共同体。”^①

(三)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须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

首先,应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形成公开透明的生物安全核查机制。美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开展军事生物活动,最主要原因是其利用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及国内法律的漏洞。对此,应在现有国际公约、法规、机制基础上,推动构建集制度、组织、法律于一体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风险调查评估体系、信息共享体系、信息发布体系、名录和清单体系、标准体系、核查体系、应急体系、溯源体系、准入体系、联合应对体系、技术和财政支持体系,提升各项安全核查机制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推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落实。其次,在全球生物安全领域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进生物安全国际共治。必须从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协商解决各种问题,加强交流合作,秉持友善合作共享理念,构建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国际生物安全规则。最后,在区域生物安全治理中,应加强政府间和区域组织间的沟通和对话,摒弃对抗和战争思维,以国家间、区域和国际协作形式,共同探索解决地区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之道。

[责任编辑:王 超]

^① 郑涛主编:《生物安全学》,第290页。